
ICANN76 | CF — 联合会议：ICANN 董事会和 RSSAC

坎昆 2023 年 3 月 13 日星期一 — 16:30 至 17:30

女性发言人（姓名不详）： 欢迎参加 ICANN 董事会和 RSSAC 的联合会议。本次会议是根服务器系统咨询委员会 (RSSAC) 和 ICANN 董事会之间的讨论，期间不接受现场观众的提问。欢迎与会者自由交流讨论。

如需查看实时速记，请点击 Zoom 会议室工具栏上的“隐藏字幕 (Closed Caption)”按钮。请注意，本次交流会议将存档并受到 ICANN 预期行为标准的约束。在此我想提醒今天的发言者，每次发言时请先道明您的姓名，以便记录在案，另外为方便速记员和口译员，发言时请放慢语速，清楚发音。接下来，有请来自 ICANN 董事会的维斯·哈达克 (Wes Hardaker)，由他来主持本次会议。

维斯·哈达克： 好的，非常感谢大家。欢迎参加本次 RSSAC 和 ICANN 董事会之间的联合会议。首先，我想感谢大家，谢谢各位拨冗参加本次对各位来说时间上不算冲突的会议。我一直在董事会会议和 RSSAC 会议之间来回奔波，乱了头绪，所以实际上本次会议对我来说将会是愉快的一小时，因为我不用跑上跑下了。

我们先挨个自我介绍一下。我先来吧。我叫维斯·哈达克。我是南加州大学的根服务器运营商 (RSO)，同时也是 SSAC 派驻 ICANN 董事会的联络人。从我的右手边开始吧。

注意：本文是一份由音频文件转录而成的 Word/文本文档。虽然转录内容大部分准确无误，但有时可能因无法听清段落内容或纠正语法错误而导致转录不完整或不准确。本文档旨在帮助理解原始音频文件，不应视为权威性的会议记录。

杰夫·奥斯博恩 (Jeff Osborn):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互联网协会 (ISC) 的杰夫·奥斯博恩。我们代表 F 根。最近我被推选为 RSSAC 的主席。

肯·雷纳德 (Ken Renard): 下午好。我叫肯·雷纳德，我是根服务器运营商之一“陆军研究实验室”的 RSSAC 副主席。

克里斯蒂安·考夫曼
(Christian Kaufmann): 大家好，我是克里斯蒂安·考夫曼，是 ICANN 董事会成员和派驻 RSS 治理工作组 (RSS GWG) 的联络人。很抱歉迟到了。

钟宏安 (Edmon Chung): 我叫钟宏安。我是董事会派驻 RSS GWG 的另一名联络人。

拉斯-约翰·利曼
(Lars-Johan Liman): 我叫拉斯·利曼，来自根服务器运营商 Netnod，同时也是 RSSAC 的老成员。

哈罗德·阿维斯特兰
(Harald Alvestrand): 我叫哈罗德·阿维斯特兰，是 IETF 派驻 ICANN 董事会的联络人。

卡尔·如斯 (Karl Reuss): 我叫卡尔·如斯，RSSAC 成员，马里兰大学的根服务器运营商。

马腾·波特曼

(Maarten Botterman): 我叫马腾·波特曼，ICANN 董事会成员。

罗伯·卡罗莱纳

(Rob Carolina): 我叫罗伯·卡罗莱纳，来自 ISC，也是 RSSAC 成员。

汉斯·彼得·赫伦

(Hans Petter Holen): 我叫汉斯·彼得·赫伦，来自欧洲网络协调中心 (RIPE NCC)，同时也是 RSSAC 的成员和根服务器运营商。

旦科·杰夫托维克

(Danko Jevtović): 我叫旦科·杰夫托维克，担任 ICANN 董事会副主席，同时也会参加 L 根相关工作。

詹姆斯·加尔文

(James Galvin): 我叫詹姆斯·加尔文，是 RSSAC 派驻 ICANN 董事会的联络人。

崔普缇·辛哈 (Tripti Sinha): 我叫崔普缇·辛哈，来自 ICANN 董事会。

维斯·哈达克:

好的，谢谢大家。欢迎回到 RSSAC，崔普缇。她是 RSSAC 的前主席。最后提一点，今天的会议有很多根服务器运营商参加。我想让大家了解一下今天参会但未坐在台上的其他根服务器运营商。请所

有的根服务器运营商或来自根服务器运营商的 RSSAC 成员起立，让大家看看今天的根服务器运营商阵容。苏珊 (Suzanne)、杜亚尼 (Duane)，是 RSSAC 的成员。谢谢！

看来我们要颠倒一下问题的顺序，先来看另一组问题，因为我们还在等几位董事会成员到场，他们会帮助回答向董事会提出的问题。先来看 ICANN 董事会向 RSSAC 提出的一个问题吧。这个问题是，根服务器运营商 (RSO) 认为根服务器系统 (RSS) 在安全、稳定与弹性方面的整体状态如何？有请杰夫来回答。

杰夫·奥斯博恩：

谢谢你，维斯。我们非常赞赏这种形式上的变化，所有支持组织 (SO)/咨询委员会 (AC) 不再使用标准格式来提问，而是直言不讳，很相称。话虽如此，但我们可能过虑了。我想先读一下我们的回答，后面可能还有其他人想要提问和跟进一下。我们花了大量时间来深思熟虑如何回答这个问题，现在我就来读一读。

一直以来，根服务器系统的状态都非常强健、安全和稳定，现在也仍然如此。30 多年来，这个系统每天 24 小时，一年 365 天连续不断地运行。在向依赖它的用户提供正确答案上，它从未出过错。你可能会问，根服务器系统是如何取得这样的纪录的，答案就是得益于 12 家根服务器运营商的技术投入和长期合作。我们投入了时间、经验和资源，只为实现一个使命，那就是确保根服务器系统能够持续保持安全、稳定且有弹性。

稳定性源自我们为根服务器系统建立的大规模冗余、广泛的分布和极大的差异化特征，所以不会发生单点技术故障。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是基于共识采取统一行动，所以也不会发生单点组织故障。

维斯·哈达克：

好的，谢谢大家。有其他 RSSAC 成员想补充一下吗？还有其他董事会成员有后续问题吗？我个人想强调的一点是，外界一直有一种误解或者说观念，那就是我们双方之间的交流不够多，但这其实与事实相去甚远。我们每年都会碰头三次。我们还会互发电子邮件进行交流。我们也会通过即时消息的形式沟通。我们还可以拨打紧急电话，及时通知任何人。大多数人并不知道所有这些沟通情况，这实际上反过来说明了我们做得很成功，不是吗？根服务器系统非常稳定，没有人发现任何故障，因为它从未发生过故障，难道不是吗？

杰夫·奥斯博恩：

我想接着维斯的观点说一下，我们相信治理和技术都很强大，在这个系统运行的 36 或 37 年间，没有出现任何影响最终用户的故障。如果我们失败了，那么通信系统也会跟着分崩离析。问题的关键在于避免分歧，因为我们不想让这个系统遭到哪怕一个黑客的攻击。千万不要公开吹捧这个系统的安全性有多么的高。这绝对是网络安全基础知识中最大的忌讳。这只会让我们陷入困境。

维斯·哈达克：

肯？

肯·雷纳德：

前面已经提到过我们会通过即时消息进行沟通。有时候，甚至凌晨 2 点我们都知道其他人的服务器上在发生什么。但我们始终在不断发展，与时俱进，监测我们系统的安全性乃至互联网的整体安全状态。我们一直在寻求发展，尽力做出改善，以便防患于未然。谢谢。

维斯·哈达克： 好的。谢谢！利曼？

拉斯-约翰·利曼： 我想补充的是，从整体上而言，根服务器运营商在 DNS 社群中的参与度都很高。全球每一场重要的 DNS 活动中都有我们的身影。所以说我们的消息很灵通。我们还与开发我们所运行代码的软件供应商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所以我们在需要时可以快速创建补丁。我们围绕根服务器运营商及其运作方式构建了一整个基础设施，可能这个基础设施并不为人所知，也没有显山露水，而是深居幕后，保障系统的顺畅运行。谢谢。

维斯·哈达克： 谢谢你，利曼。没错，今天的很多与会者都将参加两周后在横滨举行的 IETF 会议，因为很显然，谁不喜欢旅行呢。关于这个问题，还有人想发表意见或提问，或者要补充什么吗？好的。没有的话，我们就来看下一个问题吧。如果大家愿意多看几个问题的话。董事会向 RSSAC 提出了好几个问题。新通用顶级域后续流程，即 SubPro，将导致创建更多的顶级域 (TLD)。这显然会让根区文件越来越臃肿，我个人也多次被问及这个问题。你们打算如何处理这个问题？RSO 对目前的根服务器系统能够应对此流程中产生的根区扩展有多大的信心？和上次一样，没有人知道到底会创建多少个新顶级域。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假定有三种不同的增长率，好吗？分别是 100 个新 TLD、1,000 个新 TLD 和 10,000 个新 TLD。目前的 RSS 能否在这三种增长率下继续运行？利曼？

拉斯-约翰·利曼：

首先，我完全相信我们的系统能够在这三种增长率下继续运行，但我也想强调并说明一点，那就是这个问题并不新鲜。实际上，这与根服务器系统适应变化的能力有关，而在根服务器系统的整个生命周期中，变化就是常态。我们已经适应了新型技术，例如第 6 版互联网协议 (IPv6) 和域名系统安全扩展 (DNSSEC)，而且我们也已经适应了更高的流量。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上的流量越来越大，今天提供服务的系统比 20 年前大 1,000 倍，因为系统已经适应了发展。

所以说这是一个适应的过程，而我们需要明确的概念是，要去适应什么。根服务器运营商在构建和推出改善型服务上能力不容小觑，但我们需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那就是要提供什么，而这是一个持续的流程。我们一直在推出新的硬件。我们会更新软件，不断推陈出新。如果想要改变根区，我们作为根服务器运营商需要知道变化的速度有多快。我们需要对变化率有一定的预测，需要了解每隔多长时间会有多少个新顶级域加入。

而且我认为，限制每个时间段可添加的顶级域数量的因素主要在于行政管理方面。向根服务器系统添加新区碰到的技术问题可以忽略不计，但要在 ICANN 行政管理系统中处理这些申请，面临的挑战可能大得多。

但真正重要的数字实际上就是前面提到的速率、每隔多久添加多少个，以及是否会在达到某个目标数字后停止添加，知道这些也非常重要。不过我相信，对于这里提到的假设数字完全不用担心。

我还想提一点，为了给第一轮新顶级域的推出做足准备，2009 年曾开展过一项名为“根区域升级”的研究 (Root Scaling Study)，该研

究得出了几点结论，其中最重要的结论就是要关注速率，而不是最终的总数，因为我们知道增加幅度会非常大。

不过话说回来，如果最终数字是 100,000，我个人一点也不担心。但如果我们要按惯例行事，我希望董事会能提出正式的请求并说明数字、预测值，同时还要说明其想要达成的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时间范围，然后将请求发送给 RSSAC，根服务器运营商会对此作出回应，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适当地完成我们这边的工作，对系统进行清点，厘清当前的状况、需要做哪些工作，以及需要多长时间。谢谢！

维斯·哈达克：

谢谢你，利曼。我想说一下，我们早在 2018 年就提出过这样的请求，最后的结果是发布了 RSSAC 第 31 号文件，这就是当时我们收到的回复，也许现在可以重新审视一下这个问题。令人欣慰的是，现在完成 SubPro 已指日可待。还有人对这个话题有任何意见或后续问题吗？杰夫？

杰夫·奥斯博恩：

我想斗胆纠正一下利曼的说法，他发表的看法已经让我望尘莫及，简单说就是，根服务器系统极不可能成为 SubPro 任何相关方面的阻碍因素。

维斯·哈达克：

说得好。还有谁要提问或想跟进一下吗？好的，没有的话，我们就来看下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在过去五年中，RSSAC 在 RSSAC 37 和 38，RSSAC 55、58 和 59 中对根服务器系统治理的未来提出了一

系列重要建议。目前，RSO 对这些治理建议的研究和回复进展情况有何看法？

实际上，我想先暂停一下，说明一下 ICANN 也有一个治理工作组，钟宏安和克里斯蒂安·考夫曼在前面说过他们俩是这个工作组中的联络人。但两者是不一样的机构。这里说的是根服务器运营商以及我们围绕运行根服务器系统制定的政策。而治理工作组 (GWG) 正在构建的是即将诞生的新治理机构，这中间的关系纵横交错。我们都是其中的成员，但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主要是 RSSAC，而不是 GWG，不过讨论这些问题自然而然会提到 GWG。你想来回答这个问题吗？

杰夫·奥斯博恩：

可以，我先来吧。

维斯·哈达克：

有请杰夫。

杰夫·奥斯博恩：

将 RSSAC 和 GWG 混为一谈的问题已经相当普遍，所以我想附议一下维斯的说法。根服务器运营商在 GWG 中设有代表。我们在其中设有代表，但我们本身并不是 GWG，因此我不方便代表 GWG 发言。这个问题具体问的是，RSSAC 对这一行动有什么看法？我姑且将其理解为构建 GWG 这一行动。对此，我认为可以说，在过去 12 个月里我们取得了重大进展。目前的 GWG 工作进程有很大可能会取得不错的结果，我们对此抱有较为谨慎的希望。

维斯·哈达克：好的。还有人想跟进问题或发表意见吗？没有的话，现在我们来看 RSSAC 向董事会提出的问题。对董事会来说，ICANN 代表着“同一个世界，同一个互联网”的理念，而一个统一的域名和数字地址空间需要一个统一的根区，由一个统一的根服务器系统按照同一套规则提供服务。在最近关于欧盟 NIS2 指令的辩论中，欧盟被提请注意这些原则，随后欧盟裁定其意图监管根服务器系统的想法是不合适的。董事会正在采取什么措施来监测根服务器系统面临的其他威胁并捍卫系统的独立性？崔普缇，你先来回答吧。

崔普缇·辛哈：首先我想说，没错，试图规范根服务器系统的做法本身就是不适当的，我很高兴 NIS2 指令能够纠正这一点。董事会通过 ICANN 组织所做的工作来监测这些威胁，所以我想请约翰来回答这个问题。感谢你的到来，约翰。你真是一场及时雨。曼迪来了吗？之前我和她一起参加了一场会议。

维斯·哈达克：约翰也可以代表她。

崔普缇·辛哈：好的。约翰，你现在的发言代表两个人。

约翰·克莱恩 (John Crain)：在我经过时，我听到同事们议论纷纷。其中一些是我认识多年的老朋友。因为我是首席技术官，所以我想先谈谈技术方面的威胁。这是 ICANN 的一个基本组成要素。当我们说“同一个世界，同一个互联网”等诸如此类的言论时，在技术上指的是特定的 IP 地址可以被

一个域名所解析，无论用户位于何地，只要输入该域名，都会进入网络上的同一个终端。而这其中最核心的就是根服务器。也就是根服务器系统。所有这一切都始于它。

所以我们非常谨慎地监测这个系统。我们会关注能发现的所有新兴技术。参加过高管团队答疑会议的人都听过我们的讨论。我们以书面形式回答了一个关于替代域名系统的问题。我们希望大家都清楚的一点是：什么是 DNS，什么不是 DNS。这可能会让人感到相当困惑。在技术方面，我们花了很多时间与曼迪·卡维尔 (Mandy Carver) 的团队合作，也就是我们的政府合作团队，我们也花了不少时间与来自各个政府机构和立法组织的人员开会，向他们解释互联网是如何运作的，以及当有人在网上输入某个词条时，让他们能够访问期望中的位置是多么的重要。听起来似乎很简单。

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单一入口点，对于互联网标识符系统来说就会出现問題，而单一入口点就是 DNS。这将无法保证能够访问相同的位置。因此，我们正在做很多工作，投入了大量时间和资源，与我们的政府合作团队和技术人员一起开展相关讨论，以期能向外界清楚解释这一点，捍卫单一的互用性互联网。如果曼迪在场，她可以谈谈 NIS2 期间发生的事情，不过总的来说就是他们邀请我们进场，给予我们发言机会，让我们可以解释存在哪些风险，有哪些问题。

我们几乎每天都会参加大量讨论，话题围绕外界政策情况、即将出台的法规、治理理念的辩论展开，我们会尽量尽早加入到这些讨论中，通常我们所做的事情就是进行反复宣传推广。

维斯·哈达克：

我想问一个补充问题，在这些讨论中有多少是...，既然你的回答偏向技术性，我很好奇这些讨论中有多少是涉及向他们解释 ICANN 的

多利益相关方治理模式的，这是唯一一个比根服务器系统更重要的方面，因为对于像根服务器系统这样分布如此广泛的系统来说，地缘政治边界的有效性会大打折扣。

约翰·克莱恩：

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为此系统制定并不断制定政策的根本原因，这往往也是他们想要的结果，不是吗？他们也希望制定某种形式的政策。所以说他们也很清楚多利益相关方模式的重要性。没错，我们不仅花了很多时间向他们解释这其中的重要性，而且还邀请他们参与到实际讨论中来，因为他们也是利益相关方。如果他们能真正来到这里，来参加会议，才算皆大欢喜的结局。

维斯·哈达克：

非常好。谢谢！还有其他人要发表意见或提问的吗？钟宏安？

钟宏安：

我想就约翰在这个具体问题上所说的补充一下，约翰和他的团队也会定期向董事会提供最新信息，特别是通过董事会技术委员会，以及整个董事会，说明外界情况以及他们发现的威胁和争论点。我想补充的就是这些。

维斯·哈达克：

非常好。谢谢！罗伯特，你想要补充一下吗？

罗伯特·卡罗莱纳

(Robert Carolina)：

是的，谢谢维斯。我是来自 ISC 的罗伯特·卡罗莱纳。约翰，非常感谢你的发言。真的很有用。正如维斯刚刚提到的，不过也可能是

我听错了。希望我不会误引他的话。不过依我看来，DNS 面临的问题非常严重，而且问题的多样性超乎我的想象。问题的重点在于根服务器系统面临的挑战上，而这其实只是一方面。我们提出的论点，我知道 ICANN 的政府合作团队也提出了和我们一样的论点，那就是虽然世界各地的政府和监管机构都把像递归解析器社群这样的群体作为监管目标，对此我不想发表任何评论，但是“应区别对待根服务器系统”这个论点的支撑是它需要一个统一的制度。如果世界上有任何一个政府试图监管它，那么我们会在突然间面临 100、150 甚至 200 套相互冲突的法规，这将把我们置于几乎瘫痪的境地。而这一点也正是说服欧盟将我们从 NIS2 中豁免的理由。

那么将问题的重点放在 RSS 之上后，我们在辩论时可以提出哪些具体的理由？如果我们可以更进一步，我们应该如何与 ICANN 的政府合作团队就这个具体问题开展更紧密的合作？我们十分关注这一点，因为我们愿意投入时间和精力来协助解决这个问题。

约翰·克莱恩：

你提出的应该是两个问题。为什么应该区别对待？在标识符系统中，大多数标识符都是通过 IANA 职能部门以某种方式进行管理的，这可以理解作为一种集中制制度。但从技术角度上来看，大多数其他标识符并不像 DNS 这样拥有统一的单一入口点。而这正是 DNS 的独特之处，也是根服务器系统对互联网来说非常特殊的地方。我们应该如何合作？嗯，我们可以交流讨论。当然，RSSAC 可以提出建议。但是在日常工作中，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协作。我们可以互留电子邮箱，我们可以讨论沟通。

曼迪有员工团队，ICANN 也有与全球政府合作的团队。在这方面，相比单独某家运营商，我们的队伍或人力都很充足。我们要真正地

实际合作起来，合作本来就是我们的特长嘛。因为我们是一个多利益相关方模式，合作必不可少，不只是与根服务器运营商合作，而且在座的至少有一家 RIR，我们也与 RIR 合作，同时我们也与组织中的其他团队合作。我们是一个整体。所以请不要迟疑，来和我们交流吧。我们可以一起探讨如何共享信息，因为你们知道的东西我们可能不知道，反之亦然。曼迪可能同意或不同意我的说法。

曼迪·卡维尔：

我完全同意你所说的。抱歉，我来自 GAC，约翰说得完全没错。你们可能知道的东西或得知的消息，我们可能无从知晓。请务必告诉我们，我们很乐意听到。我们也很乐意向你们提供信息。我们关注这些方面。我们会发布公告。事实上，我们正在各个地区推动交流对话，确切地说也是关于这些问题，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这其中存在不相称的问题，怎样才能尽量说清楚一点儿呢？也就是批准或起草相关法规的人员并不了解他们面临的问题与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法之间存在的多样性或多重关系。所以我们在尽力向他们解释清楚，我希望能帮助他们厘清问题，这样他们才不会破坏这个系统。

当时对于 NIS2，我们从多点出发，开展合作，最终做到了这一点，但这只是一项法令。众所周知，根据第 28 条法规，现在每个成员国都享有立法权。所以说，这是一个动态变化的目标和挑战。

维斯·哈达克：

谢谢！曼迪，请问你的头衔全称是什么？我不想把措辞顺序记错了。

曼迪·卡维尔：抱歉，我叫曼迪·卡维。我是政府与国际政府间组织 (IGO) 合作团队，也就是 ICANN 的国际政府间组织合作团队的高级副总裁。我手下有一支政府合作团队，我也会与约翰的 OCTO 团队合作，他们会帮忙做情况介绍，我们还与在实地工作的全球利益相关方合作团队共事，因为他们通常分布在各个国家的首都。当然，我们还会与法律部门密切合作，以获取分析。当我们收到提案时，我们需要分析这在技术方面有何影响，是否会影响监管，是否会影响合同，以及其他可能影响 ICANN 和多利益相关方模式的因素？

维斯·哈达克：知道了。约翰，你有想要补充的吗？

约翰·克莱恩：是的，我想说的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就是 ICANN 内部落实多方利益相关方模式的方法之一。工程师、政策团队和每个人一起协作共事。我不得不说，我很喜欢读监管文件，我至今已经读了数百份。这些文件相当出色。从工程师的角度出发，看到的东西与从监管的角度出发看到的东西不一样，这将能汇集不同的技能组合，而这正是多方利益相关方模式的意义所在。真的很不错。

维斯·哈达克：好的。非常感谢。罗伯，请讲。

罗伯·卡罗莱纳：既然大家都在自我介绍，那我也介绍一下自己吧，我叫罗伯·卡罗莱纳。我是 ISC 的总法律顾问，我很期待与两位交流。

维斯·哈达克：

好的。关于这个话题或问题，还有其他人想提出意见或问题的吗？好的。没有的话，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下一个问题也是最后一个问题，当根服务器系统治理工作组结束其工作时，也就是我之前谈到的治理工作组，并发布报告或建议时，董事会将如何支持与互联网社群的合作，以便就结果展开讨论？克里斯蒂安，你先来回答吧。

克里斯蒂安·考夫曼：

好的，如果我说漏了什么，请钟宏安补上。杰夫在前面稍微提到过，根服务器运营商属于 RSS GWG 的一部分。还有另外几人。有来自 IAB、IETF、ccTLD、gTLD 的代表或联络人，然后还有两位董事会联络人。所以，这个队伍中什么成员都有。

我想为那些不了解我们所做工作的人提供一点背景信息。我们每两周会举行一次电话会议，不过很抱歉的是，时间都是午夜左右。1 月底在华盛顿也举行了一场会议和一次研讨会，当时讨论的内容非常多。会议长达三天。我们还做了一次调查，因为每个人都有调查。我同意杰夫的说法。我也持乐观态度。我们取得了相当不错的进展，我个人认为共识大于分歧或争议。

从联络人的角度来看，这点与我们讨论的问题更为相关，我认为董事会或具体到这两位联络人，现在正在等待结束后提出的建议。然后我们会把建议告知董事会并与董事会讨论。估计到时候我们才能得出讨论结论。但是如果有任何章程变化或预算影响，那么将通过常规的 ICANN 流程来进行处理，这样做应该是为了确保问责制和透明度。我估计这包括到时候收到的公众意见、会议、会谈，还可能包括网络研讨会等等。我估计到时候会有这些。

维斯·哈达克： 好的。非常感谢。我是维斯。钟宏安，你有想要补充的吗？

钟宏安： 我补充一点点吧。这个问题很有意义。它事关 GWG 呈交结果后的事情。我得到那时候，ICANN 和董事会显然想要做的就是发动每个人告诉外界这项工作已经完成了，结束了。最近，一直在讨论让 ISTAR 小组重新聚首，ICANN 和 IETF、ISOC、RIRs。我觉得人人都有必要参与进来。

回到杰夫之前所说的，我想强调的一点是，这并不是要彻底改变 RSS。实际上这只是在记录已经运行良好的方面。RSS 的稳定性和安全性从来都没有出现过问题。治理也一直很稳健。不过，我们也一直在不断增强实力，确保未来这个系统能够继续从根本上保持强大。

所以我觉得传递这样的信息很重要。但是在沟通交流方面，我觉得绝对不应只有 ICANN 参加。我们肯定需要政府合作团队和利益相关方合作团体的参与。但是，整个由互联网社群和互联网机构组成的生态系统都需要共同合作，告诉外界这个系统的未来也能保持良好状态。

维斯·哈达克： 好的。非常感谢。你提出的观点很有意思，这项工作完成后，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宣传推广，向外界解释如何处理这些结果，有哪些方面会保持下去。关于这个话题，还有其他人想提问或发表意见吗？

没有的话，我们还剩很多时间。RSSAC 不想浪费董事会的时间，我们也希望给他们多留一些时间。话说到这里，我可能两方都要得罪

了，还有人想提任何不限形式的问题吗？ICANN 董事会一直鼓励大家要积极互动，不一定非要按议程走，现在自由讨论的机会来了。有谁想问一个议程外的问题吗？要想不按议程来就得…好的。没有的话，今天 RSSAC 和董事会的联合会议就到此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出席。许多发言都非常启发人心。非常感谢，录音可以停止了。

[文稿完毕]